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五

第五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二

鄞 全祖望紹衣謨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序

錢侍御東村集序

錢子濬恭捧其本生父退山侍御東村全集乞余銘墓
及序予於錢氏世德望之如峨眉天半嘗以相公麗牲
之石出於菊潭劉公手者未能該備爲作神道第二碑
銘又嘗編次相公前後諸集而爲之序又嘗記其畫像
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百年來通家子弟能
言錢氏之文獻者予不敢多讓則侍御家國大節寧可

以嘿而已惟是司馬溫文正公未及作劉道原墓志而卽以十國紀年序令其家上石則今卽以東村集序納之墓中大儒成例未爲不可爰參考野史合之侍御所作自傳爲序一通以歸之嗚呼侍御甫爲諸生卽隨相公倡義監國授以推官而相公固辭不受及入閩庶寮乏職乃以諸公之薦授臺員風帆浪楫悍帥秉成侍御無所展其風裁而拮据卒瘞爲相公召募義勇聯絡山海營寨相公不祿侍御尚與檢討同入福安圍城中久之始去而檢討死侍御與樞曹以下諸弟姪同從亡翁洲而相公之子尚寶又死翁洲再失樞曹推官相繼死

侍御自此始爲宗祀之計而家門蕩然戒心未泯消歲月於亡命之中蓋此十年來固不暇爲詩文之事亦不忍爲詩文之事卽間有所作要歸於波濤兵火之中而不得存迨驚魂稍定葺草廬三楹爲東村農舍欲謝絕人世而以衣食之故不得不出而索游委蛇韜歛之中用晦而明以全其不降不辱之面目於是五十九歲復舉三子以長者承相公之祀卽濬恭也乃濡筆作家傳以補史闕閒情所寄或泣或歌故侍御之生平較之古來遺民爲最苦而其神明所蘊結足以扶宇宙之元氣而歷劫不可磨滅者亦正於此得之嗚呼相公忠義之

盛萃於一門諸弟鼎撐角立前光後輝生死殊途而其
趨則一故國世臣寧復有二濬恭其以吾文納諸幽宮
微特侍御以爲足盡其生平卽相公諸昆季聞之亦當
笑而領之矣

董高士曉山墨陽集序

吾鄉故國遺民之作大率皆有內外二集其內集則秘不以示人者也轉盼百年消磨於鼠牙魚腹之中雖外集亦什九不傳況內集乎董先生曉山湖上七子之一也七子之後人大率皆夷落不復得列於清流獨先生三世以來門戶詩書之澤未絕予求得其墨陽集而論次之然內集亦不可得見矣予讀周卽墨證山之序曰君子讀書明於古今之故遭時自斥一無所表暴以窮以老所恃以見其意者詩若文耳而又祇此破帽芒屨舟車風雨之際一二蕉萃之士往來贈答覽山川之陳

跡風物之變幻悄然以思儻然以賦而生平之意固不在焉斯亦僅得其麤者矣今世且無知之者又安望他日讀其書而諒其不言之意邪雖然曉山亦自存其意耳固未嘗靳後世之知之也使靳後世之知之則又曉山所不取也卽墨之文可謂善言先生之意者予固無以益之但就其言繹之則知卽墨雖與先生至契顧當時亦似未得內集而讀之者使其得見之黍離麥秀之音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者吾知非此序之所能盡也嗚呼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而莫爲寶之使冥行於太虛而人莫得見則後死者之恨也當是時吾鄉詩人極

盛論者謂鄮山以才勝其力雄杲堂以學勝其詞瞻而配之以吳子以爲諸家之魁林都御史繭菴獨沉吟曰吳子尚踏省門不在遺民之列尚未足儕於二家良久曰曉山以韻勝其格超時人以爲知言而亦因見吾鄉前輩論人之嚴先生大節詳見於予志墓之文故此不復備世有以不得見先生之內集爲憾者乎但觀予志墓之文以及此序其亦可以想像而大略得之矣

愛日堂吟稿序

予與谷林定交且二十年江湖之郵寄京洛之追尋家園之止宿分題刻燭良亦多矣妄不自揣以爲當在地醜德齊之閒及其下世始盡取其集讀之其氣穆然以清其神油然以瑩其取材浩乎莫窮其町其別裁蓋非一師一家之可名也乃喟然自媿以爲曩者特管中之窺不料其所造一至於此昔人之論詩者梅聖俞主於勤呂居仁主於悟楊廷秀主於變夫不勤何以能悟不悟何以能變其歸一也三家之言可包舉也而予更有進於此者詩固三百篇之遺也苟其無豫於人倫之旨

則雖百計求工要不過世俗之詩谷林之爲人也事親以孝待兄弟以友恭御下以慈接友朋姻戚以厚可謂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教者矣時與命乖徵車之役不得待詔承明未央之廷臨川詹事將處以三禮書局一席谷林睠懷寢門拂衣竟返放翁有云外物不移方是學者斯其人矣晚年稍爲客所負家事漸絀顧怡然不以掛胸日益聚書矻矻可謂和平之極致矣所居小山堂池館之勝甲於錢唐竟日游息其間巖壑之流止花草之苑枯澄觀嘿驗不必遠窮屐齒而化機已畢具於胸中然則谷林之詩之日進而上蓋有由然而區區蒼萃

之富澄汰之嚴淵源之遠與夫諸老先生之所夸爲秘
傳者猶其末焉者也而予也何足以望之乃爲之序其
端

寶瓢集序

竹町居士陳授衣以詩名大江南北者幾三十年而不遇其遇益蹇其詩愈工顧竹町之詩愈工而其心愈歉然有所不足余謂其心之歉然有所不足者此其詩之所以工也請言竹町之爲人也古心而篤行方嚴醇雅造次不苟有儒者氣象故其爲詩亦絕無險詖之習夸誕靡曼之音狹隘僻陋之腸破碎之句而一出之以和平溫厚取材自漢魏以至宋元無不到而歸宿於中唐年逾五十手不停披含毫渺然會心自遠吾疑其胸中所造殆有得於學道者故其詩之工如此而竹町遙謝

曰吾未能也予每客揚州館於馬嶰谷齋中則與竹町
晨夕竹町居東頭予居西頭余方修宋儒學案而竹町
終日苦吟時各互呈其所得因念世之操論者每言學
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堇浦亦力主之余
獨以爲是言也蓋爲宋人發也而殊不然張芸叟之學
出於橫渠晁景迂之學出於涑水汪青谿謝無逸之學
出於滎陽呂侍講而山谷之學出於孫莘老心折於范
正獻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也楊尹之門而有
呂紫薇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
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

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章泉澗泉之師爲清江栗齋
之師爲東萊西麓之師爲慈湖詩派之兼學派者也放
翁千巖得之茶山永嘉四靈得之葉忠定公水心學派
之中但分其詩派者也安得以後世之詩歧而二之遂
使三百篇之遺教自外於儒林乎賦詩日工去道日遠
昔人所以箴後山者謂其溺於詩也非遂謂詩之有害
於道也竹町之詩旣工而其胸中所造有近乎道其歆
然不自足也殆將有更進而致精焉者曾氏之瑟未希
而顏子之卓如有立矣吾知其不僅僅以詩人終也竹
町屬余爲序者且十年矣今冬又話別於揚江空歲晚

暮雲落葉滿目皆詩材也而余叨叨於道術之分合得
無笑其迂乎